



安东·科迪解说贝多芬

《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六)

Anton Kuerti's notes on Beethoven's 32 Piano Sonatas (IV)

文 ■ 安东·科迪

编译 ■ 李穗荣

校译 ■ 孙鹏杰

《D大调第十五“田园”奏鸣曲》(作品28)

Sonata No.15 in D Major, Op.28 "Pastorale"

I. Allegro

II. Andante

III. Scherzo: Allegro vivace

IV. Rondo: Allegro, ma non troppo

难以否认，在某种程度上作品28令人有点失望。它的确不如之前的几部奏鸣曲那么有原创性和幻想力。尽管如此，这首奏鸣曲还是十分受大众欢迎的（也许因为它也拥有一个极具宣传力的名字）。它的曲式结构是绝对传统的，而且这是贝多芬写作的最后一首四乐章形式奏鸣套曲。

比起之前的很多作品，这首奏鸣曲的情感内容发展似乎不够深刻和可观。可是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以热情和活力的表现力来衡量一部作品。虽然贝多芬的风格以迸发炽热的情感著称，可是作为一位像他这样的艺术大师是不会把自己的创作风格局限于此的。他偶尔也希望能尝试一些温

和儒雅、轻描淡写的作品。因此,这首奏鸣曲的“绰号”(贝多芬仍在世之时已经存在)的确用得恰如其分。

乐章开头的重复低音以单音调形式发出嗡嗡的声音效果,把这首奏鸣曲的田园气息发挥得更浓烈。这些重复低音洋溢着浓浓的同情心,仿佛在许诺这必定是一个赚人热泪的感人乐章。可是当贝多芬要搜寻一个具有适当对比性的副部主题时,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局:一个抒情如歌的第二主题是不足以营造出对比性的;可是另一方面,一个过于活泼或戏剧性的主题又可能破坏了这个作品和平宁静的氛围。因此他就开始为一个适当的第二主题而冥思苦想,寻寻觅觅,最后却始终未能如愿!有一些仿佛在漫步中的乐段(第63小节至103小节)似乎暗示第二主题即将来临,可是最终还是未曾出现。直到呈示部快结束的时候,一段包含了音阶型乐句跳跃到强音和弦的乐段(第104小节)似乎呼之欲出即将成为第二主题。可是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主题,这个乐段的性质又显得太过断续和琐碎。无论它是否够资格,作为副部主题这个乐段实在是来得晚了些。它仿佛在扮演着作者的悲叹:“我怎么会找不到我的副部主题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想从伟大作曲家们身上学习如何化险为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因为他们极少会碰上这种混乱局面。可是这个乐章例外,而解决办法就是撰写一个具有无比迷人魅力和独特个性的结束段,为呈示部注入起死回生的血液。然后把接下来的展开部打造得辉煌绚烂,犹如是无边无际的平原上高耸的山峰般超群显著。

展开部不断把主题的内容斩肢截首,逐渐缩短。首先剪掉的主题原句中的头四个小节,然后把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也去掉(只剩下原句中的最后两个小节)。最后,再把最终剩下的一小节浓缩到只有两拍(一个四分音符接着两个八分音符的动机)。在这个“大屠杀”的过程中,音乐的张力和激情却不断持续增加。这种紧张的冲劲直到到达了升F调这个疏远的调性中才开始逐渐平静下来,仿佛终于力竭气虚了。由结束段主题变化出来的两小半的新鲜空气(第266至268小节)如魔法般把我们带回到主调,再现部也随之到来了。

头两个乐章之间反常地缺少对比,两者都是属于柔和抒情的作品。而且情绪风格都具有漫游徘徊的感觉,另外速度(中速)和调性(D大调)也相同。这个朴素之极的慢乐章所拥有的那种拘谨与疏离之感十分令人动容感触。这个乐章也是贝多芬本人的最爱之一,是他常常为朋友们演奏的一首作品。

四个神秘的下行升F可以代表任何调性,当它们被一阵阵活泼的笑声(第5至8小节)回应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几个升F仅仅是进入D大调谐谑曲乐章之前幽默轻松的前奏(又是一个D大调的乐章!)。这些行为古怪的下行八度动机在第9小节再次出现。到了第17小节的时候这个动机以三度音程的形式喧闹地再现,之后在第33小节又变成了单音并且把一段左手的新旋律引了出来。三声中部(Trio)是由一段带着嘲弄奚落态度的乐句组成,而且这个乐句不断重复。这里所用的b小调是贝多芬极少接触的调性,因此这里是罕有的片刻。

回旋曲乐章从一开始就把田园风格的特性表露无遗,左手的低音巧妙地模仿了远处传来的风笛声。整个乐章都相当随和朴素。虽然部分琶音式段落略微缺乏实在含义,不过第二插部里充满迷人魅力的和声变化为之前的不足做出了充分的补偿。辉煌壮观的尾声是整首作品唯一的炫技段落,这里结构铺排上的战略是贝多芬的首次尝试。自此之后,这种战略几乎成为了他写作的标准规格。这种手法的前提是要控制整个乐章的速度,最好刚刚比原本自然舒适的步伐稍微慢一点。这种对速度上的抑制会令人逐渐产生不安和焦虑的感觉,仿佛是一匹被缰绳长期紧锁的千里马,在尾声作者为其脱缰放纵之际,拔腿狂奔、痛快地驰骋归家。

《G大调第十六奏鸣曲》(作品31之1)

Sonata No.16 in G Major, Op.31, No.1

I. Allegro vivace

II. Adagio grazioso

III. Rondo: Allegretto

按照常规顺序,作者通常会把最严肃和最重要的乐章放在奏鸣曲的开端。可能是因为作品31之1把这个顺序逆向而置,因此被有失公允地忽略了其真正价值。贝多芬最著名的风格特点总是离不开“戏剧性”,又或者是“温柔而充满爱”的表达方法,但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因没有立刻体现出这些著名的特点,于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可是这个活泼的快板乐章(Allegro vivace)却显示出了贝多芬变化多端的音乐风格另一重要的特质——幽默感。这种幽默感纯粹以音乐的角度去欣赏就能被很好地理解了。不过如果把部分的内容加以想象令画面更形象化也无失大雅。大概可以幻想如下:

一只警惕的小老鼠稳了稳脚步,然后发力飞奔快跑。突然,它又敏捷地迅速止步,一如那种小巧的啮齿动物的

标准动作般。(留意在谱子上标上了很多休止符,强调了这种起跑和止步的形象。)一只猫静悄悄地向前挪了一步、两步(第3至6小节),然后突然从后方偷袭老鼠(第7小节*forte*开始至第9小节第一拍)。但也就像小朋友爱看的卡通喜剧情节一样,猫并没有抓到老鼠,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下文了。这只小老鼠突然再次发力快跑(第12、13小节),而且这次胆子更壮,甚至有嘲弄猫的嫌疑。(这里的离奇转调令人惊讶,在毫无准备之下突然就顺着音阶往下挪了一个全音。)接下来这只猫不断地往前扑,偷袭老鼠,可是每次都失败。终于,猫向老鼠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追逐(第30小节)。到了最后,老鼠仿佛变成了轰然奔腾的群象(在音乐世界的妙处之一就是当你把一只小老鼠变成一群大象也不需要作任何字面解释)。这只小老鼠终于安全无恙地逃离了这位天敌的致命利爪。它嚣张地哼唱着轻松愉快的旋律(第66小节的副部主题),歌词内容大概是:“嘿,你永远都抓不到我。”恼怒的猫马上做出回应,用它低沉的嗓子唱出同样的旋律(第74小节),恐吓老鼠如果被它抓住了就……。

至于后面的剧情就留给听众自行想象发挥吧。希望各位有足够的观察力去发现,代表老鼠快跑的乐段显然没有在尾声出现。这个乐章的结局似乎要借鉴路易斯·卡罗^①的著作,最后出现的只有柴郡猫^②的咧嘴微笑。

贝多芬把整个慢乐章的精髓简洁地用一个独特的速度术语表达出来——优雅的柔板(Adagio grazioso)。这个乐章强调出高雅亲切而绚丽的气质,到处都欣喜地用颤音和华丽的快跑乐段装饰着。托维^③和其他人抨击这个乐章属于“保守分子”。它丰富的装饰性写作的确令它显得有别于贝多芬其余大部分的慢乐章。不过这个乐章也不乏许多严肃认真的乐段,运用极富表情性的不谐和音来描绘出深情的渴望。同时也证明了这个乐章的目的绝非肤浅和无意义的。作者在中段部分运用“无穷动”式的连串反复性和弦来营造出如魔般令人窒息的迷人气氛(第41至52小节),效果使我们惊叹佩服。

最妙的佳作还在后头,第三乐章很有可能是贝多芬为键盘而作的最佳回旋曲。主题本身就是贝多芬最清新怡人、引人动心的灵感之一。留意主题答句中的“贝多芬式压榨”(Beethoven squeezes)手法(第8小节的第三拍开始),当这些充满悲悯之心的下行半音乐句伸展到最有紧绷的一刻,它们的张力突然蒸发,随之而来的却是温柔怡人的爱抚。主题旋律接下来转移到了低音声部,而高声部就宛若一段无限甜美、如瑟瑟之声般的对位旋律代替。这个伴奏

声部的旋律最终形成了第一插部的主题旋律。在突如其来的过渡段中(第32小节至41小节),贝多芬变得对主题答句后的“温柔怡人的爱抚”旋律十分着迷。他把这个旋律缩短了,不断反复充分利用直到它不再“温柔怡人”,而是变得极度顽固及充满激情。

回旋曲主题的第一次再现采用了活跃的三连音作为伴奏材料,而且迅速地转去小调并展开了一段鲜明清晰的赋格风格乐段(第86小节开始)。这个举动为这个本来淳朴善良的乐章开拓了另一个严肃认真的新角度。

通常在一个传统的回旋曲原型结构里,我们总是期待着主部在主部旋律的第二次再现和第二插部之后最终一次出场。但这个步骤却幸运地没有在这个乐章发生。因为如果主部旋律再次出现,它乐思中颇具特色的说服力就会显得牵强而不自然了。尤其是要接在如此结构紧凑的展开段之后,就更加不适合了。(当然,幸运是不会从天而降、来得那么轻而易举的,我们真正的运气其实源于贝多芬是一名天才。)

接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散发着无限魅力的尾声(第206小节),这里用复调写作手法展开了主部主题答句中的下行半音乐句。终于,主部主题以全新的面貌再次出现(第224小节)。伴随它的几个块状和弦嘎然终止,然后乐句又在严肃的柔板速度中继续伸延下去。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里一本正经的形象是虚伪的,可是我本人却喜欢从“充满怀念之情的反省”这个角度去欣赏这一段。主题余下的片段匆匆地掠过几次后,作品便推进到一段急板(Presto)尾声。尽管托维先生曾用轻蔑的口吻形容这个尾声是“一阵间歇不定的哈笑”(fitful giggling),可是它的确使这个乐章在一片完美迷醉的狂喜中圆满结束了。贝多芬不但把这个乐章中各个丰富的段落巧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还将所有乐思中秀丽华美的特点一一呈现。这首回旋曲在他笔下成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佳作。

(待续)

注 释

①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 笔名路易斯·卡罗 (Lewis Carroll), 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著作包括《爱丽丝梦游仙境》与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

②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虚构角色,形象是一只咧着嘴笑的猫,拥有能凭空出现或消失的能力,甚至在它消失以后,它神秘的笑容还挂在半空中。

③ Donald Francis Tovey (1875-1940), 托维,英国音乐评论家,音乐学者,作曲家。